

群众演唱丛刊

(曲艺专辑)



河北群众艺术馆
曲艺工作室 编印

1963.12

編者的話

《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戏剧、曲艺、歌曲等十六个专刊，其中的作品絕大部份是建国以来 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过的优秀作品，也选入了一些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富有革命传统意义的戏剧和歌曲。这些作品都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好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主题明确。在编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面貌。其中有歌颂三面红旗和歌颂新人新事的、有反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有揭露地富反坏特务分子破坏活动的；有反对包办婚姻、反映新家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反对封建迷信、显示农村新风气新面貌的……总之，这些作品都是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优秀节目。在编选过程中，也考虑到农村业余艺术团体的特点，所选的作品都是适合在农村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

在农村的业余文化活动中，普遍的唱起新歌，说起新书，演起新戏来，是个艰巨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它不只是人们玩玩乐乐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的问题，希望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同志们共同努力，把这一工作作好。

这部《群众演唱丛刊》编辑时由于人手少、时间短，缺点一定少不了，请同志们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目 录

考神婆.....	(1)
假灶王.....	(5)
毒.....	(15)
油灯碗儿.....	(24)
“老太平”摘帽记.....	(25)
三代羊馆.....	(33)
胡长涛重走阳关道.....	(37)
鬧場院.....	(42)
回忆对比一小点儿.....	(48)
两鴨蛋.....	(49)
挖菜窖.....	(55)
開箱教女.....	(63)
熔爐炼金鋼.....	(66)
沒有.....	(76)

考 神 婆

(唱 詞)

賈怀玉等原作 赵树理修改

神仙鬼怪那里来？
都是愚人瞎安排；
神婆馬匹胡作怪，
装神弄鬼为发财。
平順县馱山村出了一件事，
那个村有个孟六孩，
孟六孩女儿得下病，
生了个孩子没有奶。
到安嘴請来个神婆子，
一看就說是鬼怪，
鷄蛋要了八十个，
还要了三牲祭礼一大台。
馱山請来神婆子，
邻近的村里都传开，

北头村有个民事主任，
特地跑到馱山請神来。
主任見了神婆子，
叫了一声：“老太太，
我村教員得下病，
請你給他消消災，
他家也在你二区住，
管保对你好招待。”
神婆子說道：“好好好！
照顧乡亲理應該。”
随主任就往北头去，
轉弯抹角走得快，
她一边走来一边想，
这一趟又能发洋财。

村里人一見神婆到，
男男女女跟上来，
一直跟到学校里，
前后站了好几排。
只見那教員躺炕上，
盖着被子打唉唉，
旁边有个申同志，
他替教員当招待，
把神婆讓到炕上坐，
开言叫声：“老太太，
我家也在二区住，
和咱这教員一道来，
不知他得下什么病，
眼也不睜头也不抬，
八九天沒喝一口水，
滿口胡說打唉唉。”
神婆子揭开被子看，
只見那教員嘴一歪，
长长出了一口气，
把头摆了好几摆。
神婆子趁空摸了摸手，
一口断定是邪災。
要一碗凉水三根筷，
又念道：“是神是鬼上柱来！”
把筷子立在凉水里，
她說：“这病很厉害。”

申同志說：“对对对！
依我看他难治过来，
老人家你要能治这个病，
麦子給你两布袋。”
神婆一听滿面笑：
“乡亲们不用講錢財，
只要能治好他的病，
喝口开水也痛快。”
老申說：“我村有个老猪
精，
也許是我带将来。”
神婆說道：“对对对！
你看他嘴又张来头又摆。”
老申說：“除了猪精来作
怪，
你看他还有什么災！”
神婆說：“他的父許过关老
爷五斤肉；
临死不愿費錢財，
因为欠下这笔債，
关老爷把他的真魂押起
来。”
神婆这里才說罢，
那教員少气无力把口开。
教員說：“老人家說的实在
对，

一說我就想起來，
果然許過五斤肉，
到後來忘了沒有買，
只要老爺饒過我，
頂高好戲唱一台。”
神婆一聽更有勁，
她說道：“當下免你三分
災。

姜老爺差了十二個鬼，
時刻與你緊相挨，
要知道都是哪些鬼，
先問你每日夢見是誰來？”
教員說：這幾天閉住眼睛就
作夢，

是神是鬼分不開；
夢見起榮和三虎，
還有連旺與瘦孩，
申法群和王全有，
還有些認不清楚是誰來。”
神婆說：王全有是個屈死
鬼，

只是開過一次懷；
後來得下月子病，
臨死沒有使棺材。”
神婆子講出這些話，
男男女女笑起來。

神婆子不知大家為啥事，
只當是夸她好口才，
這才越說越有勁，
順口隨便瞎鋪排：

“二十個雞蛋五斤肉，
還要一桌全供菜，
香燭紙馬樣樣有，
七尺青布三尺白……”

老申說：這些個東西沒處
買。”

神婆說：且用草棒頂起來，
要是缺了哪几樣，
到以後折成價錢我去買。
暫且舀上一碗水，
我先給他去消災，
要你們三撮面來三撮米，
我給你送到大門外。”

申同志給她弄停當，
那神婆念念有詞活作怪。
正端着水碗往外送，
急得教員跳起來。

教員叫聲：“申同志，
你看這事該不該？
我本來沒有一點病，
你們叫我強裝災，
上場說是一小會兒，

为什么尽管胡日摆？
把我悶了一后晌，
悶得我气也上不来。”
神婆子一見瞪了眼，
內里的机关解不开。
全体群众哈哈笑，
小孩們笑得跌倒起不来。
申同志只把神婆叫，
“听我給你講明白：
我的名字申法群，
区上派我到这里来。
我領導群众反迷信，
你用迷信发洋財，
因此我們定下計，
弄一个哑謎叫你猜。”
老申指着村干部，
一个一个数起来：
“这是起荣这是三虎，
这是連柱这是瘦孩，
这个大汉王全有，
你看他开过几次怀？
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还在，

誰給关老爷出过差。”
神婆子知道是自己的錯，
低下头来不敢抬，
她只說：“千錯万錯我的
錯，
只怨我想取輕巧財，
申同志这回放了我，
再不敢装神弄鬼作买卖。”
老申說：今天可以放你走，
必須把騙人的底細說明
白。”
老婆子只好說了实底話，
大家对她批評开：
这个說：“原来都是你作
怪！”
那个說：“你这家伙貪发
財！”
你一句来他一句，
老婆子手脚沒处摆，
三十六着走为上，
她抽个空儿开了小差。



假 灶 王

(对口相声)

刘宝瑞 耿 瑛 里果

乙：相声这种艺术就这么简单？一个人能说，俩个人也能说，仨……

甲：哎，我说同志，别来开场白了，我问问你，你是这村的人么？

乙：啊，对，是本乡本土的人。

甲：那我打听你一个人，认识么？

乙：是本村的，我都认识。你打听谁呀？

甲：灶王爷。

乙：灶，灶王爷？

甲：啊，认识么？

乙：……不太熟悉。

甲：你们家没有供过灶王爷么？

乙：从前供过呀。

甲：那时候，你和灶王爷在一起说过话么？

乙：有跟灶王爷说话的么？

甲：灶王爷每日帮助你增加多少收入？

乙：收入啊！穷得叮当的，还得给他烧香、上供呢，光剩倒霉了！

甲：那你供他干什么？

乙：他……那时候人不都迷信吗。解放后，连灶王爷带香炉碗全砸了。

甲：灶王爷上哪儿去了？

乙：……我哪儿知道啊！

甲：他没给你来信么？

乙：我说你得伤寒病，叫汗
慙的是咋的？我早就说过，
那是封建迷信的鬼把戏，有和
灶王爷通信的么！

甲：对。那都是过去的统治
阶级为了麻醉人民，编造
出来骗人的。他们宣传什
么明有王法管辖，暗有鬼
神巡查……

乙：这两句话怎么讲哪？

甲：就是说，谁要敢公开反
抗官僚地主的压迫和剥
削，那就是犯了王法‘轻则
坐牢，重则杀头。

乙：要是明着不讲，暗中骂
呢？

甲：那暗有鬼神巡查呀，他
们说离地三尺有神灵，你
暗中说什么，鬼神都能知
道，活着不给你，死后也
绕不了你，叫你下十八层
地狱。

乙：噢，拿鬼神吓唬人哪！

甲：谁说不是。他们就用这
套办法，让人民做驯服的
奴隶，利用鬼神来维护统
治阶级的利益，叫人民愚
忠愚孝，不敢反抗压迫和
剥削。

乙：是这么回事。

甲：那就是统治阶级愚弄
人，说人都归天上的玉皇
大帝管，灶王爷哪，是天上
派下来的，到谁家是谁家
的“一家之主”，专门记
录人间善恶。你没看灶王
爷的两旁有俩小童儿吗，
一人捧着一个罐儿，罐
上写着字，一个写“善”，
一个写“恶”。你做一件
好事，写一个纸条儿，放
在“善”罐里；你做一件
坏事，写一个纸条儿，放
在“恶”罐里。

乙：好嘛，善恶分明。

甲：有句成语“恶‘罐’满
盈”你知道吗？就是从灶
王爷那儿来的。

乙：恶贯满盈是小罐的“罐”

呀？

甲：不是小罐的“罐”嗎？

乙：不对，是一貫道的“貫”。

甲：所以一貫道就是从灶王爷那儿发展的。

乙：这位可倒能順竿爬。我告訴你，“一貫道”是国民党的特务組織。

甲：反正都不是好玩艺儿。

乙：对，都为过去的統治阶级服务，蒙騙人民。

甲：人都惹不起灶王爷，怕灶王爷不論青紅皂白把小紙条儿放在恶罐里，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給汇报，回头不招誰不惹誰，落个天打雷劈。

乙：瞧这愚昧劲儿。

甲：后来我一琢磨，这里也有困难。

乙：怎么？

甲：假如真是到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灶王爷都帶着俩小罐儿上天去汇报的話，那玉皇大帝非火儿不

可。

乙：怎么？

甲：你想：天下那么多灶王爷，一个人俩小罐儿，都放到灵霄殿前，那还不得堆成山哪，玉皇一看：

“啊！我說你們这是干什么？弄这么些罐子来，誠心叫我开罐头公司是怎么的！”

乙：根本就没有这事！

甲：在旧社会，差不多家家都供灶王爷。

乙：現在可沒有供的了。

甲：有！

乙：解放这么多年，还有供那玩艺儿的？誰家？

甲：我們家。

乙：啊，你們家？

甲：前几年我們家还供来着，現在是不供了。就为供灶王爷这事，我和你大嫂在我媽跟前做了不少工作。

乙：噢，是老太太愿意供。

甲：我媽不但供灶王爷，而

且还会念《灶王經》呢。每到初一、十五都上供。其实不是供灶王爷，上完供全归人吃了。

乙：不賠本。

甲：賠香錢就够窩囊的啦！

你还別說，有一回我媽又把饅头摆上了，跪在地下，眼睛一閉，念《灶王經》。念完抬头一看，五个饅头剩仨了。

乙：哪去了？

甲：我媽一想，这个乐呀，这一定是灶王爷显灵，把饅头吃了。从此以后，心更誠了。

乙：我說这灶王爷能吃饅头嗎？

甲：嘿——还真在灶王肚子里发现啦。

乙：灶王肚子？

甲：不是說灶坑門口是灶王的嘴嘛，那炕洞子不就是灶王肚子嗎？

乙：这饅头怎么跑炕洞子里去了？

甲：它不是叫耗子咬去的嗎？

乙：耗子成灶王爷啦！

甲：还有一回，我們小柱子病了，昏迷不醒。

乙：赶紧請医生瞧瞧吧。

甲：不，我媽偏找灶王爷。

乙：灶王爷还能治病？

甲：她楞說孩子的魂丢了，非逼我写个“拘魂碼”不可，要請灶王爷給收魂。

乙：这不胡扯么！

甲：我說：“媽，我哪会写拘魂碼呀！”这一下子我媽可火儿了：“我白供你念六年書了，連个拘魂碼也不会写！”

乙：大学毕业他也写不了。

甲：老太太一气走了，求旁人写去了。

乙：噫！还真有会写的？

甲：老太太走后，我爱人把大夫請家来了。赶忙打了一針。大夫走后，我媽回来了。一看孩子見好，可高兴了：“这可真是心誠則灵嘞，你看看，这拘魂碼还

沒升呢，孩子就睜開眼睛了。”我愛人說：“媽，方才大夫來了，給打了一針才見好的。媽，您別迷信了。”

乙：是呀。

甲：我媽說：“大夫來了？哼，八成也是灶王爺給拘來的！”

乙：瞧這迷信勁兒！

甲：我說：“媽，是小柱他媽到醫務所請來的。”我媽說：“不中，大夫能治實病，拘不了魂！趕快把拘魂碼升了！”

乙：老太太真固執。

甲：我接過拘魂碼一看，就樂了。

乙：樂什麼？

甲：我說：“媽，您這拘魂碼是求誰寫的？”我媽說：“你馬二叔。學着點兒，下回孩子掉魂，省得求人！”

乙：你瞧瞧。

甲：我說：“媽呀，我說不

靈，您還不信，你听听這拘魂碼是怎樣寫的。”

乙：怎麼寫的？

甲：我給您念念：

“東街耿大媽，
迷信腦袋瓜，
有病不求醫，
來寫拘魂碼。
百般不給寫，
她說我拿把。
題詩破迷信，
換個新腦瓜！”

乙：好！

甲：這一下子我媽可火兒大了：“好哇，馬老二！敢拿灶王爺開玩笑，明兒個我就告訴灶王爺，叫你腦袋疼！”

乙：上哪兒告去呀！

甲：那年到臘月二十九了，我說：“媽，咱們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員，今年可別供灶王爺了，供那玩藝兒不但不靈還讓人笑話。”

乙：對。

甲：我媽說：“笑話？誰笑

話呀？不供灶王爺那才有人笑哪。叫人家說：‘過幾年好日子了，連灶王爺都忘了！’”

乙：噫，這關灶王爺什么事呀！

甲：是呀，我愛人也說：“媽，過好日子，多虧共產黨領導的好，灶王爺任嘛也不是呀！”

乙：這是真話。

甲：我媽說：“噯！你們這年輕人啊，咋這麼沒大沒小的，連灶王爺都罵呀，灶王爺是‘一家之主’，比我还大一輩呢！”

乙：噫！

甲：“甭管怎麼說，有我这口气在，灶王爺是非供不可！”我一听老太太火兒了。大過年的，不能惹老人家生氣，明知道是迷信，到供銷社去買一張吧。

乙：買到了嗎？

甲：我到供銷社去一看，

嘿！还真有灶王爺。

乙：供銷社賣灶王爺？

甲：哪兒呀，人家把旧灶王爺裁開全當包裝紙了。我一想甭買了。買幾張年畫，用兩張旧灶王爺一裹，回家把兩半張往一塊一并不就成了嗎。

乙：好主意。

甲：好什麼哪，糟了！

乙：怎麼？

甲：這兩半張灶王爺一順邊兒，全是男的呢！

乙：怎麼回事兒？

甲：人家把一落灶王爺放到一塊，一裁兩半，這兩張緊挨着，你想，能不是倆男的嗎？

乙：那怎麼辦哪？

甲：好辦。我把一張灶王爺裱在另張紙上，反正我媽眼神也不好，不一定看得出。裱完我就擺上了，我媽隔鍋台一看，是不是裱的沒看出來，可一個光杆灶王爺倒是看出來了。火

了：“哟，你怎么就买来一个灶王爷呀？灶王奶奶呢？”

乙：对呀，灶王奶奶哪去啦？

甲：我说：“妈，您还不知道哪，灶王奶奶跟灶王爷离婚了，今年灶王爷一个人来了。”

乙：好，灶王爷离婚了。

甲：我妈一听：“哟！离婚啦？啧啧！灶王爷跟灶王奶奶，都老夫老妻的多半辈子了，可离婚的哪条件呢？王母娘娘也不对，咋不劝劝呢！”

乙：这都扯哪去啦！

甲：要不說迷信嘛！我一想还是有問題呀，尽管光杆灶王爷，可也是灶王爷呀，供上了，还是迷信，人家也还是要笑话呀！

乙：是啊。

甲：哎，有了。我妈不認識字，写一副对联弥补这个問題。写什么呢：

乙：灶王对儿好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横披：“一家之主”。

甲：不，那是旧的。我这上联是：“根本没灶王。”

乙：下联呢？

甲：“糊弄我的娘。”

乙：好！横披呢？

甲：“破除迷信。”

乙：嘿，全改了。

甲：这一年算糊弄过去了。

第二年我妈还要供灶王爷。我说：“妈，咱别供了。”我妈说：“不行！居家过日子，没个灶王爷，就象没有主心骨似的。”

乙：还得买去。

甲：买吧，不能惹老人家生气。我往供销社去，一边走，一边琢磨：今年也不能有旧灶王爷了，买张什么呢？到供销社一看，好，有一张《农历图》，上边也印着“二十四节”，下边可没有画灶王爷和灶

王奶奶。

乙：画的什么？

甲：猪八戒背媳妇。左边画的是猪八戒，右边画的是孙悟空变的小媳妇儿。我买一张赶紧糊巴糊巴贴墙上了。

乙：老太太一看是猪八戒，还不得骂你呀！

甲：不要紧，我妈眼神不好，隔着锅台看不清楚。

乙：那她要看出来，怎么办呢？

甲：你猜对了，她还真看出来。我妈说：“哟！今年这灶王爷，脸咋这么黑呀？”我一听，差点儿没笑出声来。我心里话：猪八戒它白得了吗？可我还得对付哇，我说：“灶王爷成天价烟熏火燎的能不黑吗？”我妈说：“可也是啊！”她看了看，又发现问题了：“嗯？灶王奶奶不是离婚了吗？那个挺漂亮的小媳妇儿是谁呀？”

我说：“妈，这是灶王爷新搞的对象，名叫海棠花。”

乙：嗨，你是真能对付！

甲：老太太的迷信思想一时半刻难去掉，就得慢慢来。转过年夏天，我们村的苞米起了夜盗虫，先搁我们家房后那块自留地起的，一宿的功夫，一小片地的苞米就光剩个杆了，眼看着越蔓延片越大，生产队的地也都见影儿了，队里组织群众下地抓虫，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就我妈一个人不去。

乙：她看家。

甲：哪呀，她跪在地上给灶王爷磕头。

乙：那没用！

甲：还跟我說：“虫子是虫王爷撒的，越抓越多，虫王爷不往回收多啥也不能光。”

乙：真是迷信！

甲：我说：“那虫子就算归

虫王爷管，你給灶王爷磕
什么头啊？”

乙：是呀！

甲：我媽說：“你咋这么糊
涂啊，灶王爷跟虫王爷都
是同事，能沒点交情嗎？”

乙：这都哪儿的事呀！

甲：“灶王爷是咱們一家之
主，年年吃咱們灶糖，喝
咱們的面湯，到这时候他
还不給咱說句好話？他在
虫王爷面前給咱們講个
情，虫王爷一高兴，把虫
子就收回去了！”

乙：好嘛，这算迷了心窍
啦！

甲：我怎么劝她，她也不
听，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
边嘟囔：“灶王爷呀，你
在虫王爷面前多說几句好
話，要能保佑我們这一
方，早点把虫子收回去，到
秋后大丰收，我买个八斤
的大猪头給你上供……”

乙：八十斤的大猪头也白
搭。

甲：就是供个全猪也沒用，
那是糊弄自己。說也湊
巧，我媽正在磕头的时
候，就听天上鳴——鳴——
鳴——我媽以为是灶王
爷显灵了，这头可就越磕
越欢了。

乙：你也該去劝劝哪。

甲：听嗎？不一会儿，我爱
人跑回来了，一进门就
喊：“媽，可好了，这回
虫子全死光了！”我媽
說：“你看怎么样？还是
灶王爷显灵吧，人家到虫
王爷那儿一說情，保险把
虫子全收回去。”我爱人
說：“哪呀，是政府派飞
机撒药灭虫来了，你方才
沒听飞机鳴——鳴直响
嗎？”

乙：老太太还以为灶王爷显
灵呢。

甲：我媽听我爱人一說，半
信半疑，赶紧跑到地里去
看，果然一架大飞机，后
边一溜烟儿象拖着一把大

扫帚似的在撒药。药落到虫子身上，不一会就掉地下去了，全死了。

乙：咱们的杀虫药是真灵！

甲：我爱人看我妈站在那儿直楞神儿，嗯，做工作的机会来了。我爱人凑到跟前说：“妈。可别信灶王爷啦，那啥也不当，你老瞧这杀虫药比灶王爷灵不灵！这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咱们把虫子消灭了！”

乙：这回大娘该醒腔了吧？

甲：不，还没表示态度。我正要补充几句，就看我妈转身就往家走，又找灶王爷去了。

乙：还信那玩艺儿？

甲：不，就看她老人家登上锅台，拿起香炉碗叭嚓一下摔了个粉碎，回手又去

扯灶王爷。我说：“妈，香炉碗摔了就摔了吧，那个可别扯！”我妈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咱们的靠山，灶王爷这玩儿顶啥用？净骗人！不扯，留它干啥？”我说：“妈，那本来就不是灶王爷，是猪八戒！”

乙：这回说了实话啦。

甲：我妈一细瞧可不是咋的，她假装生气说：“你这孩子，竟能糊弄你妈。幸亏我明白过来了，要不，明儿我买个大猪头给他供上就更糟了！”

乙：怎么哪？

甲：“猪八戒一看，把他孙子脑袋割上来了，还不得给我一耙子！”

乙：瞎！